

成为：实现人生价值观（套装共6册）

作者：任志强

目录

[命运：文在寅自传](#)

[野心优雅：任志强回忆录](#)

[父亲的力量](#)

[苦难英雄任正非](#)

[失踪的总统](#)

[所有的答案都在人生里](#)

目录

[致中国读者（代序）](#)

[相遇](#)

[那天清晨](#)

[初遇](#)

[合伙人](#)

[既像前辈，又像朋友](#)

[人权律师之路](#)

[并肩前行](#)

[热情与原则](#)

[1987年六月抗争](#)

[劳动者大斗争与卢律师被拘禁](#)

[送卢律师去国会](#)

[一个人留下](#)

[东义大学事件与龙山惨案](#)

[捏造间谍案](#)

[与地域主义做斗争](#)

[2002年的感动](#)

[人生](#)

[父亲与母亲](#)

[贫穷](#)

[问题少年](#)

[大学，抵抗](#)

[拘禁，母亲](#)

[与妻子相遇](#)

[看守所的收监生活](#)

[强征入伍](#)

[空降部队](#)

[考试](#)

[再次被拘](#)

[在拘留所迎来的考试喜讯](#)

[律师之路](#)

[同行](#)

[走向青瓦台](#)

[李沧东入阁：神来之笔](#)

[首尔生活，青瓦台生活](#)

[对朝汇款风波](#)

[“集团抗命”事件始末](#)

[国情院改革](#)

[黑色秘密资金](#)

[伴随一生的政治内疚](#)

[连环罢工事件](#)

[韩美关系权衡](#)

[痛苦的决定：派兵](#)

[苦痛：大选资金调查事件](#)

[崔道术事件：打翻内心的五味瓶](#)

[第一次辞职](#)

[徒步喜马拉雅](#)

[总统被弹劾](#)

[请你们重新让我做回总统](#)

[接任市民社会首席](#)

[“大联政”：总统的苦恼](#)

[为调查指挥权付出代价](#)

[民政首席为司法改革破题](#)

[总统的道歉](#)

[民政首席的遗憾](#)

[辞去民政首席](#)

[三进青瓦台](#)

[韩美FTA博弈](#)
[韩朝首脑会谈](#)
[越过黄线](#)
[政治，政治](#)
[美国牛肉风波](#)
[龃龉](#)
[卸任](#)
[告别青瓦台](#)
[乡村生活](#)
[农夫卢武铉](#)
[政治报复](#)
[拘捕令](#)
[耻辱的一天](#)
[命运](#)
[丧主文在寅](#)
[国民葬](#)
[路祭：50万人的海洋](#)
[安葬在峰下村](#)
[缅怀石板，国民的心](#)
[“峰下财团”监事](#)
[回归律师行业](#)
[回首来时路](#)
[一切都是命运](#)
[后记](#)
[附录](#)

致中国读者（代序）

中国的读者们：

你们好！我是文在寅。

很高兴通过《命运》这本书与大家相遇！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命运》的中文译本是我授权的第一个外文译本，这更让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意义深远，令人快慰。

中国与韩国，山水相邻，有许多不同点，但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几千年文化上的相连，让我们两国结下了不解之缘，难分难舍，这就好比人与人、邻居与邻居的相依相伴，彼此共同生活在一起。

越是亲近，越是觉得自己了解对方，可这也往往会造成彼此意想不到的误会与矛盾。所以，只有常走动，多对话，才能让彼此的关系保持健康成长，向前发展。

我知道有很多中国朋友都希望增进对韩国的了解，认识一个真正的韩国。我希望我这本书能起到这个作用，它好比是我向中国朋友发出的一封邀请函，又好比是一叶扁舟，穿行于中韩两国的友谊之河上。

《命运》中讲的是“人活着的故事”，“命运”让我与很多人的人生交织在一起，我们这些人，以及我们共同生活过的时代，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。

韩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充满挑战的历史。这段历史，不仅有殖民与分裂的耻辱，也有战争与贫困的痛苦，更有发展经济与追求民主的澎湃浪潮。历史浪潮的创造者是人，力挽狂澜的也是人。

前总统卢武铉就身处这些人之中。卢总统与我相逢于小小的支流，但我们一起蹚过了充满艰险的征途。如果泉水够深，即使遇上干旱也不会轻易干涸，终会与其他水流相逢，一路汇聚成大川、大江，向着大海奔流。对卢总统来说，大海就是他所向往的那个“人活着的世界”。如今，他离开了我们，留下了一个要奔向大海的深泉。

《命运》这本书就是从这口泉水中涌出来的浪花，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《命运》首次问世是2011年6月，当时一股有违历史发展的风刮得正盛，给韩国政治带来惊涛骇浪。我看到国民在希望与绝望之间艰难地寻求出路。我的书在当时就是想告诉读者们，大韩民国经历了一段多么不寻常的历史，我想唤醒他们内心的骄傲与自信，让他们能经受住时代的考验，继续奋勇向前。

卢总统与我就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，出身贫寒，起于微末，但是我们都相信历史终是前进的，相信正义是一定存在的。每一位韩国人心中都喷涌着清纯的泉水，我们想过上富裕的生活，却不想独善其身；我们渴望拥有自由，却不想独享自由。这样泉水般清纯的想法汇集到一起，就形成了一股历史的洪流，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

中国与韩国都走过了惊心动魄的近代与现代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。就像奔流向海的江河终究要汇聚到一起，我们要创造一个和平与和谐发展的世界，这一共同挑战与课题正摆在我们两国面前。

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巩固中韩两国友谊，加深彼此互信，并一起挽手奔向我们共同向往的大海做出贡献。在此，我再次向中国读者转达韩国国民的美好问候。

谢谢！

文在寅

2017年11月



相遇

每一次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，如同江水，奔流入海。

那天清晨

刺耳的电话铃突然响了，清晨的睡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“这个时间点，会是谁呢？”这么早打来的电话总是让人感到莫名的不安。

“室长，我是庆洙。”

“嗯，什么事？”

“请您现在就过来一趟吧。总统^[1]出门散步，从山上摔下来了，好像是从猫头鹰岩上。原因我们还不清楚，现在警卫员正护送总统去医院，据说情况很严重。”

“什么，情况严重？你的意思是有生命危险？”

“准确情况我也不清楚。这是警卫员说的。到了医院应该就能清楚了。”

金庆洙是总统在峰下村^[2]期间的秘书，他这么早给我打电话，直觉告诉我这一定是与总统有关的紧急事件，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然是这么严重的事……

“你说总统清晨出去散步？他最近经常散步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调查开始后，总统根本不可能出门散步，这次是隔了好久才出门的。”

这个情况我清楚。调查开始以后，总统就一直闭门不出，取消了一切外出活动，他很在意记者的照相机。总统为什么今天突然去烽火山散步了，竟然还从猫头鹰岩上摔了下来，情况还很严重？！

我努力压制着心中不祥的预感。

金庆洙说他先把总统送到就近的世英医院，确认要不要转到大医院之后再和我联系。我撂下电话马上做好了出门的准备，可金秘书一直没来电话，这回轮到我给金秘书打电话了。他说自己也一直没接到后续情况的电话，另一位秘书文龙旭已经赶到现场了，他只要一接到文秘书的消息就马上联系我。

我心急如焚，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都是煎熬。

过了许久，文秘书终于打来了电话。

“总统病危，伤势很严重。世英医院说他们没办法了，最好立刻转到大医院。我们正在去梁山釜山大学医院的路上。请您直接去那里吧。还有，我听警卫说总统好像是从猫头鹰岩上跳下来的。金庆洙和朴恩河两位秘书在总统的电脑里找到了遗书。”

“从猫头鹰岩上跳下来？怎么会……？”这个疑问在我的脑海盘旋，不祥之感再也压制不住了。

接电话时，妻子在旁边一脸紧张，不知所措，我什么都没说就出了家门。坐在车里，握着方向盘的手一直在颤抖，我不停地深呼吸，强挺着开车。

这是我一生中最为痛苦，煎熬的一天，2009年5月23日，那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。

釜山大学医院位于梁山，我从没去过，本来就心慌意乱还要看路标指示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地方。我都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到那里的。到了医院，文秘书出来接我，他表情惨淡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

总统被送到了特别病房，这里禁止闲杂人员出入，我必须亲眼看见他的情况，不知糟糕到什么地步！

我走进了病房，总统已经闭上了眼睛，那凄凉的情景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。

总统身上插着各种人工延长生命的装置，机器上还有信号。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：“还有希望！还不至于……”

医生们向我陈述了实情，信号只是因为心脏起搏器在起作用，只要机器一撤，信号马上就会消失。也许，医生从我的表情中看出我还存有“万一还有希望……”的幻想，于是，又做了更明确的解释：总统在到达医院之前就已经是医学上的死亡状态了，这与此前世英医院的结论一致。他们判断总统在事发现场就已当场身亡了。安装心脏起搏器只不过是为了安抚不想放弃的家属的情绪，也是为了给家人们留出时间，好做最后的决定……听到这些，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。

文秘书把从警卫员那里听来的事情经过向我做了转述，不久，金庆洙秘书带来了从总统电脑里打印出来的遗书。显然，这不是场意外，而是总统自己选择的有计划行动。我一言不发，头昏脑沉。

这时，主治医生和我说：

“夫人来了，请您转告她，总统已经没有生还希望了，我们需要她的同意，才能撤除人工延长生命装置。我们说这话不太方便，还是请室长您转述吧。”

听了这番话我回过神来：“是啊，我不能这么失魂落魄的，得考虑该干什么，接下来怎么办，我必须马上做出判断和决定。振作起来！冷静点！”

想到这里，我又犯了难：夫人马上就到，应该让她看到什么样的总统呢？我把我的顾虑告诉了医生，他们也有同感。医生们最终决定让夫人先等一会，他们立即为总统皮肤撕裂的地方进行缝合处理，把血迹擦拭干净。

夫人当时已经站不住了，得到医生的许可后，在别人的搀扶下与总统见了面。此时的总统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，干干净净的，脸上没有任何伤痕，表情也很温和。夫人看见了这情景完全缓不过神来，丈夫两三个小时前还跟自己在一起，现在却成了这样，她当然无法接受。

更让人痛苦的是向夫人说明情况。夫人来之前，只听说“总统从山上摔了下来，情况不太好”，后来又听说世英医院无能为力，转院去了梁山的釜山大学医院。她猜到了情况相当不好，仅此而已。

秘书们实在是难以如实汇报，我道出了实情——总统是自己从猫头鹰岩上跳下的。夫人对此难以置信，我给她看了遗书，夫人当时就瘫倒在地了。

下面的话要说出口就更艰难了：“现在，总统只是依靠人工生命起搏装置而已，在医学上，总统已经去世了，医生也认为没有生还希望了。现在我们除了撤掉人工装置，没有其他选择，夫人您拿个主意，就让总统安心走吧。”医生也表示了同意。



在卢总统去世的发布会现场，我的表情是肃穆的，我感到一种可怕的寂静。

看到夫人失声痛哭，我也坚持不住了，实在太痛心了。夫人一直在哭，刚好一点儿，又接着哭，过了许久才勉强打起精神，表示了同意，于是心脏起搏器被撤除了。

2009年5月23日，上午9时30分，他走了。

得让国民知道实情。和医生商量后，决定由我宣布总统去世的消息，以及去世的原因，然后再由医生团队进行医学说明。我只准备了短短几句演讲稿，就站在了众多媒体的面前。发布会现场挤满了记者，几百个闪光灯不停闪烁，现场气氛就像马上要爆炸一样，可我对此毫无知觉，即使环境如此嘈杂，我感到的只有可怕的寂静，一切的一切就像静止的画面。

“这是一件让人备受冲击又无比痛心的事，前任总统卢武铉于今日上午9时30分，在梁山市釜山大学医院逝世。各种情况表明，总统于今天上午5时45分左右外出，前往烽火山登山，于上午6时40分左右从烽火山岩石跳崖。当时总统身边有一名警卫员，事发后，警卫员立即将总统送往最近的医院，因病情危急又转至釜山大学医院，但最终总统于不久前，也就是9时30分不治身亡。总统为家人留下了简短的遗书。”

宣布如此严重和复杂的情况，我也就用了一分钟的时间。当时，我已经无话可说，记者们也没再追问什么问题。

现在我们得集中精力处理后事了，接下来该把总统安置在哪儿？我告诉峰下村那边迅速准备灵堂及香堂。

医院被挤得水泄不通，看着这些布满泪水的熟悉面孔，想必他们也和我一样，要花多久才能接受这个事实啊！蜂拥而至的还有执政党、在野党的政界人士，李明博总统的秘书室室长虽然上任后连招呼都没打过，此时也到了。悲伤的人们恨不得抱在一起痛哭，吊唁和问候混杂在一起。

而我只想一个人待着，哪怕几分钟也好。有人递了一杯茶过来，我盯着茶杯出神，突然想起与总统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。我第一次见他，与他聊天时面前也放着一杯茶。那一天的我们是那么年轻，那么耀眼……

[1]卢武铉（1946—2009），律师，政治家，第16届韩国总统，1988年，当选韩国第13届国会议员，由此正式踏入政坛，2002年12月，以开放国民党候选人身份，击败韩国大国家党候选人李会昌，成为总统，2003年2月25日正式宣誓就职。——译者注

[2]峰下村：卢武铉的家乡，他总统任期结束后选择回到家乡。——译者注

初遇

1982年8月，我完成了司法研修院^[1]的学习，申请做一名法官。我在研修院的成绩排名第二，在结业仪式上还得到了“法务部长奖”。那时候能够通过司法考试的人不多，从研修院出来后只要你愿意，就能当上法官或者检察官。

因此，我根本就没想过自己当不了法官。的确，我在大学时因组织示威活动遭到过拘禁。但那是反对“维新”^[2]的，现在时代已经变了，人们已经认识到“维新”是错误的。我以为新一任政府不会批评反“维新”的示威了，实在没想到这一经历会成为当一名法官的资格限制，使我不被录用。

直到现在我都不能忘记最后一轮法官录用面试时的场景。面试时一个环节是法院行政处的副处长对申请人进行面试，大部分人在这个环节也就用一两分钟，走个形式而已，只有我一个人历时30分钟。他的问题其实并不多，就两个：“为什么示威？什么时候示威？”我解释得合情合理，但他却完全不了解当时示威活动的缘由与意义。

1982年距1975年我示威被拘禁不过7年而已，其实我只要说“1975年4月我参加过反‘维新’的示威”就行，没有必要再做说明了。但我说了之后，面试官又问道：“当时是卫戍令^[3]时期吗？”我解释道：“卫戍令要早几年，是1971年。”他又问道：“是制定维新宪法的时候吗？”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将卫戍令、宣布“维新”、制定维新宪法、紧急措施^[4]等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历史大事一一说明。那位面试官据说因擅长写判决书而在法院内部小有名气，后来还一直做到了大法官。当年，那么多民众不堪忍受独裁统治而愤然反抗，被当局扣上“时局犯人”^[5]的帽子，抓起来受审，对于这些如同发生在昨天的历史事件，我实在无法相信法院里的高层居然一无所知！这回我算是见识到法官们的生活，与现实世界是怎样的脱钩了。多么讽刺的现实！最终我未能被录用。

当时的法院行政处处长是大学时教我民事诉讼法的恩师，他听说检察院能录用我，就劝我先去当检察官，当两三年检察官后就可以摆脱身份限制，再转行做法官。但是，我并不想当检察官。

过了很久，无奈之下，我决心做律师。在那个年代，只要从司法研修院出来，就是检察官或法官，直接做律师的人少之又少。我的成绩还不错，我要做律师的消息也很快就传开了。虽然当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律师事务所，但是像“金&张”^[6]这样有名气的几家律师事务所都给我抛来了橄榄枝，我去了几个地方，听了他们的方案。应该说，对方给出的条件相当不错。

他们说给我的报酬是打破常规的：提供轿车，工作三年后还能送到美国的法学院留学。老实说，我有一点心动，但还是觉得这和我所想象的律师职能大不相同——这不仅是因为我上大学时搞过学生运动，我为自己描绘了成为一名法律专家的蓝图——即使不做人权律师，也应该深入到普通百姓之中，帮助那些有冤屈的人，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而眼前这些机会选择却并非如此。现在想来，如果当初我接受了律师事务所的邀请，恐怕现在的人生就完全不同了，也许已经成为什么国际律师啊、企业专职律师啊……看起来也许光鲜亮丽，但我却根本不感冒。

我决定当一名普通律师。既然已经下了这个决心，又要奉养母亲，回釜山就变成了我最好的选择。对于其他我并没有什么可留恋的，唯一让我苦恼的就是对妻子的愧疚。妻子毕业于音乐学院，当时已经找到了很好的工作，是首尔市合唱团的成员。大学时代，她就眼看着我被拘捕，还去拘留所探视过我好几次，不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姑娘。我能通过司法考试，她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让一个在首尔从事自己喜爱工作的首尔女孩跟我回釜山，我实在太不好意思了。幸运的是她同意跟我回去。

就这样，我遇到了卢武铉律师。为我们牵线搭桥的是我参加司法考试的同期考生，也是后来的民政首席秘书官——朴正奎。人与人的缘分真是妙不可言！

朴正奎晚了一些才通过司法考试，是我们同期考生中年龄比较大的，因此他很早就决定，从研修院一出来就去当律师。他以前在金海市^[7]长游庵与卢律师一起复习，一起考试，结下了深厚友谊。卢律师先通过了司法考试，当上了法官，后来去釜山当了律师。当时，卢律师正打算邀请朴正奎和自己一起干，为

了迎接即将从研修院结业的朴正奎，卢律师已经在自己的事务所里为他准备好了办公室和办公桌。

当时，大部分的律师都是开个人事务所，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律师们不能一起工作。大的律师事务所在首尔也就寥寥几家，地方上基本都是“一人城主”式的单打独斗。而卢律师的思想颇为超前，当时他就认为律师们应该聚在一起工作，这样才能实现法律业务的专业化、精细化分工。

卢律师做过法官，1978年出来开始做律师。一开始他也是自己做，在1979—1980年的近两年间，他与另外两位律师一起合作开了事务所，就是“伽倻合作法律事务所”。这可能是釜山最早的律师合作事务所，虽然运营情况并不如意。

当时普通人对律师的专业化、精细化分工认识不足，即使他们想为上门的客人提供专业领域的咨询，顾客也不愿意接受。顾客们才不管什么专业不专业，只想让自己熟悉的律师负责自己的案件。卢律师的见识高瞻远瞩，但当时人们的意识还跟不上。他在品尝了失败的苦果后，开了一段时间的个人事务所，之后找朴正奎合作，还是打算开一家专业化、精细化的律师事务所。

这时，问题来了，本来已经下定决心去釜山的朴正奎被检察院录取了。卢律师精心准备的计划还没开始就泡汤了，朴正奎的内心十分愧疚，正好听说我要当律师，就向卢律师推荐我，来代替他自己。他让我跟卢律师见上一面，于是我就去找卢律师了。到那时为止，我还完全不认识卢律师。于是，我们就有了生平第一次会面。

[1]司法研修院（研修院）：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在当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之前必须接受的教育，是大法院下属的教育研修机构，学习时间为两年。

[2]维新：1972年10月17日，韩国总统朴正熙实行的一种超越宪法的非常措施。

[3]卫戍令：在某地区驻扎军队，使其负责当地治安、守备、公共设施维护的非常措施。朴正熙执政时期，一旦各地大学的反政府示威被激化就对该地区颁布卫戍令，比卫戍令更高一级的是戒严令。戒严令颁布后，所有权限移交给军队。

[4]紧急措施：总统根据维新宪法可以采取的一项特别措施。朴正熙在位期间一共颁布了9次紧急措施，1980年修订宪法时将其废止。

[5]时局犯人：涉及时局政治的罪犯。——译者注

[6]金&张：韩国知名律师事务所。——译者注

[7]金海市：韩国庆尚南道的一个城市，是卢武铉的家乡。——译者注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成为：实现人生价值观（套装共6册）》任志强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3488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